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四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一　　宋　姚　鉉　編

記甲 到難附揔一十二首

古跡二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陵廟四

女媧陵記 喬潭

改修吴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水石巖穴五

曲江池記 歐陽詹

太湖石記 白居易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乳穴記

到難附周夔

外物一

醉鄉記王績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歷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

之間晉主中庸辛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勲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强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為翊戴指撝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徙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寛仁肖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

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絶志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芥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兹

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静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太朴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絶小者作慝盧山負阻中冀上

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黄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宫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内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

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興於是既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覇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

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濊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賛未始有涯天寶中容有為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黄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没乃旌諸圖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黄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激之為黄壤汩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髙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没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

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迴九州況乎一水之工而自為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窮通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摇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肸蠁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

敬山有梅栗闕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劒錮之其内散之其間適為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階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　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絶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黄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蘖蘗不能匡其味

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劒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鉤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

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侯欽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閟宮别閨壼之内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贄幣宜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歷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恩之既歿諸劉將西扶奚洛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邇衆而歸邈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饗用春秋禱災徼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琯未臨籌以當道

觀察支使奏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覇度木戒工新此殿搆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當稔于玆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

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荅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圜環四帀中成坎窞窐

窌港洞生泉嗡源東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别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湫然黄河作其左塹清渭為其後洫衺斜右走太乙前横崇山濬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㘭紫蓋凝而不散黄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硫确外為寰宇敞無垠堣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内為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

神馬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黄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内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緜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蔕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涸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孚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

由我罯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軌物
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
及物則摠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塾隘潢汙入其洞澈
銷涎㵒以下澄汙𧈅隨其佳氣蕩鬱攸而工滅萬戶無
重膇之患千門就輿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
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鴈
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縟重樓天
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滉瀁電烻凝煙

吐霓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徽徽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祓禊則就絜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沉昏以滌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砰輷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黮藹歘俞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洸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

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渟渟瑞見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覽無斁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覿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

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悦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虢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至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諭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葢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㫖刋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

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

守愼擇賔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竒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瓉者有廉稜鋭劌如劒㦸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

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嵦若欲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崿霮䨴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

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為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形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

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剌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

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

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夔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客于南裔水浮溟波陸工青山或時晝短宿在林壑緜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湞陽之石室焉兩崖卷束勢合如屋㞋巔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倦躅羽容霓色霏遶瑶局加以工戴

霄峯中流晴溪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於半夜翠竇有雲於朝日乳枝凝斷而磬落松籟踈風而琴續不書其竒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負古同出野夫棊子無日不到冠劒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寞無主龜山挹玉堂之會瑶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邪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於聚落持律第一探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德門之裔也宰於湞陽蠏匡范綏之政行馬事歸條貫官有餘日初與

三四賔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絶壑形渠

渠忽驚呀谽危起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掬谿飲水

稍稍神定噫乎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

值之必為之賦廣言磅礴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

不得獨豪矣大凡人間跼束難有閒日瞻彼石室嗣子

之到者誰邪上谷交親同辭舊山者京兆韋君長文時

為南都曹掾手持窑轄杳在蓮府緬昔泉石俱為逸人

張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浮雲也

今日煙霞林壑思同甚難故礱室琢壁顧余以到難命篇工以侯羣仙之降次將遲京兆之游些

京兆韋長文上谷侯著河南史傑清河崔存慶存範蘭陵蕭及上谷侯從直清河張君奭張甫釋澄雅智捷明則成文後一月琢石又一月儒釋侶十四人同游立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

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黄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葢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弃甲子而逃兾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

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絶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為之記

唐文粹卷七十一

唐文粹卷七十二　　宋　姚　鉉　編

記乙 總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

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叛不賞削黍不封閭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

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爕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静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絶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

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揔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甎道以監之雞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

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閤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來輿所在下馬成府聳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

决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廵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坌憩於雜事廵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坌而入諠譁狼籍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為涕洟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窂相訖向南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

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勲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瑯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茍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為歎廼議於中

丞深樂之即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為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工工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絶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為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

三為左右廵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廵使其名揔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為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為拜揖折旋之地内外皆有廡蟠廻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欒楶梲麗而不華門牕戶牖華而不侈名木修篁奇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簫以至于几案筆硯簾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匄稭

紫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

叅謁入吾門將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增閎之嚴固不

俟戒而自肅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宸

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

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

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

者近者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大帝作大明宫將二百

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

以作葢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搢紳
觀者命為御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
事令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其備于寮屬得聞
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洎
三院主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為一時之盛事大和
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

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舍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於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内周漢不賔之

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
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吏拜馬距義寧至先
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叅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
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
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
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
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
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

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寛細瑕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恵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

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㪅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滞踣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

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勾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祭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豪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絶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黄老而公卿恥

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恂生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沈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

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肖復之代名號冠綏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　璘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上至中司鵶峙都邑夫洛陽有明

堂碎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
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衆所嚴憚愈於京師蓋
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無
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
移代變煩簡則殊而舉直錯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
河東薛公朝之望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
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遺聊紀於近庶貽厥德始
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後大歴八年月

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名曹用諸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縟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啓事賦禄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為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

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遏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衺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闊略守或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賛六職得之吏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槩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

程品具舉尤違自絶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讞受禄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虚而鋋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轂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説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

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寳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

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禄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馬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簨簴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内樽彝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筵扑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

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
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
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
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宫御
廪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
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
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
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

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為書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内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宫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簿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

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為用者其在兹乎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為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頴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

司讎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並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為卿士葢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歳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西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葢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

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貴生迷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

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夏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闡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

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甞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乎爾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歴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

正踈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説咸束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剥汚巇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遂賜千萬時祭酒皁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羸再新壁書邀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闕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

而繕寫馬筆削既成讎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祁祁不遨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為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闗決

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志

問國庠記　　　　舒元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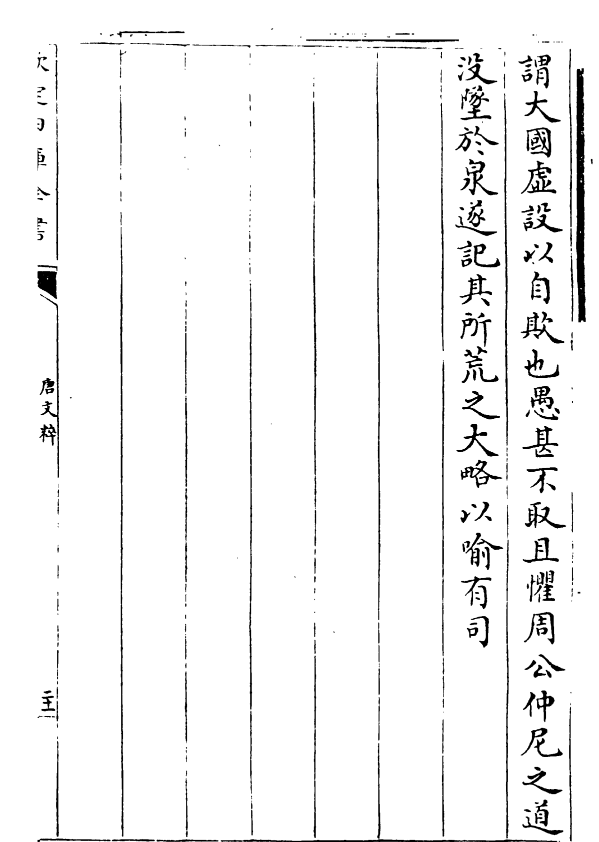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冑子欲毆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具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為下土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

初過於朱門門閭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髙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慼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為圃矣心益慼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化為廢地久為官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几榻有苔草没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

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為之顚顇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敎冑子誕敷文徳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窒之自窒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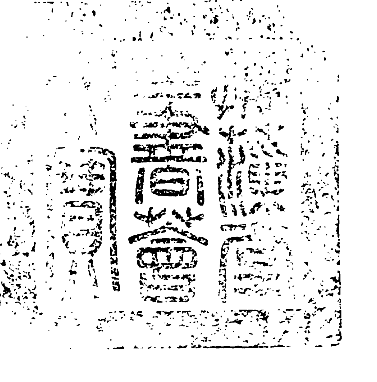
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蹦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邪至嬴政反之窒其源源未絶而已自絶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寛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闕儒宮立

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凉今皇帝傅大寶七祀生獻吳濞蜀禪於郊廟梟夏逆首殛潞姦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澥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為荒圃可


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
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唐文粹卷七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汪　鏞

謄録監生臣陳琴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九十六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三　　宋　姚　鉉　編

記丙 述附愬一十二首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愬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附盧子駿

池州重建大廳記 竇鞏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揔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弘煦丕冒與三並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載千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揔授節分閫撫安餘衆且理于鄆而覲察曹濮故荷皇澤來濯汙俗人既沐浴咸以絜清物無夭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楙楙感聖德也豈侍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

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光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為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皂隷耳故義聲一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為順不可與為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唯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咨者訪耋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玆邦域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

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中為揔管府亦為都督府而蔣曹戴濮兗五州隷焉貞觀初廢府復為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攘據罔率訓典改易昇降名稱溷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兼勾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為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遭䘮棄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于東壁時聖歷元和紀號已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

大夫馬摠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為吳興郡其野星紀其藪具區其貢橘柚纖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産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簮之盛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内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佚敓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

顧府君秘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彦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諼在陳則吴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給事高讜正也劉員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頔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勲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寵拔于公陟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

既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通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是拓郛檴萊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聿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紓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揔兩家之說傚落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勸竦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陽山顧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嚚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玆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貲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剌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棼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麋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酲登進其民皆苶然而疲公噫眙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

以勤彊練窑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朞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攜載路而歌曰昔吏訑訑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雄亦為銛跖亦為廉始紲而若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咍咍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汚茨盡闢謍賣官倉倉無斗粮公來幾時積粟埋梁謍閱官庫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

猗合蔕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巽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絶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恵公直

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廹非姦惡彊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舉名數或務工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胷臆用為鑒戒昭昭吏

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㓜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屨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畏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圬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逆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内州者悉以隸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勑額外也自今請非詔勑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粮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

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横斂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為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斸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為之有土木隳蠹棺櫬巋然者有棺櫬分坼骸骨縱横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邪下令曰朞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惸獨力不任者絶

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邪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之於土中邪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

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浹旬適至濠上目覩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夫識者譏馬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録馬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滈

毗巢虐池之二年滈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礫凹凸相甃雜視一

之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骼者擠明年春夏熟冬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廨守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廨署焉則物得以營鼛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塹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所闕木端鐵横分别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李僕射為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滈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

語中鑾輿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克竇滈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葢主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鄢鞍之役韓厥爲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爲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葢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

軍不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分王建置不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官不專武事廢爲州史員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於内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

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須于卒乗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葢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為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戸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説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于邦要慮通乎事徽奉中權之旗鼓戒

羣帥之鐃鐲師律既和軍容丕肅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綏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鋭士燕韓勁卒奇材劒客猨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提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寛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懽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恵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

以為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為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自安者蓋用是也兹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强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賓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為政乃子皮之功晉

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馬翰獲庇於有禮之俗遂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揚州本大都督府親王居中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為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于壁云大歷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揔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賔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茍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

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賔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揔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髙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

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

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禄仕之優穏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

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户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粺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衹承録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環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顓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

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剸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絶類便安之謡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歛盛糧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羡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絶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户故秋夏之税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奬能以勸不修為魁而萃頑者取一以

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葜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渇而澤周蕚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扃復老弱之流庸者而彊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内閑閑似窑與蒲余既堙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闈乃刻山石鑱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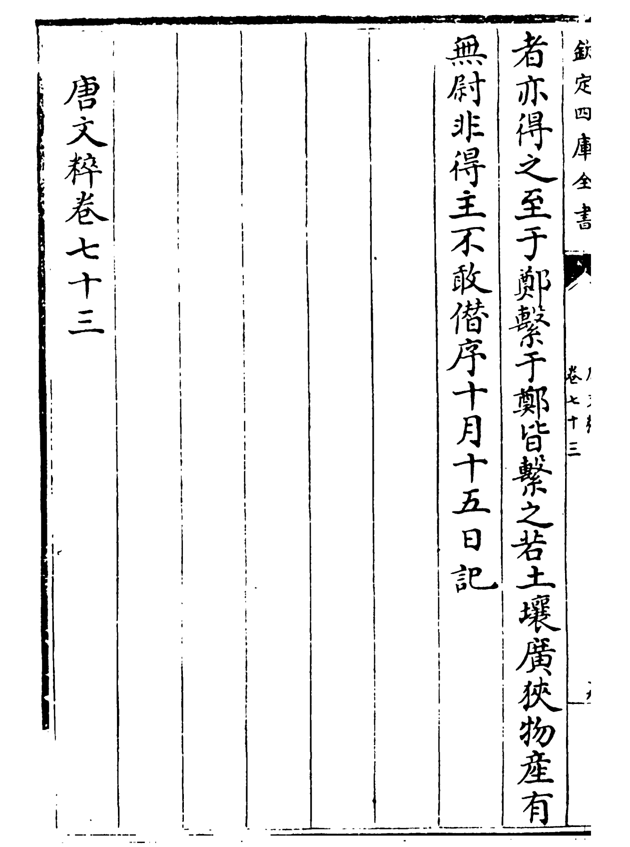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

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莅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曰尉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亦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為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為之

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緊出于百夏陽為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馬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馬望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馬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馬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

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誰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户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

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畀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為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



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鄭皆繫之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僣序十月十五日記

唐文粹卷七十三